

文正黃聖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兩陽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庶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五

景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跡前章明於

去其甚奢泰此章明兵強好還不可
果其矜伐首云以道戒臣不以兵為
輔佐師之所處下明好兵必致不祥
故善者下示不得已而用果物壯下

結恃強而必敗。○義曰前明人主理
國夫奢泰而為君此戒人臣事君用
文德而匡佐若怙兵尚武必誘敵起
爭是明兵強好還不可以矜伐為事
也首章直戒人臣次言用兵非善妨
農害歲是有凶年然後果於勿強強
必喪敗強壯非
道宜速上之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注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兵甲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事未可量矣

景一

用道化無爲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肱舞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令執大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海清若震耀戈甲之威窮瀆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必應之其事能還報則勝負之事誰能預尅

也哉

義曰夫臣之事主以道為先所宜清靜匡
君勿以兵謀輔國化既清靜君遂無為平
泰可圖堯舜何遠致君者言臣以道德助
化則君德自齊於堯舜也股者足也肱者
手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猶一身耳君臣
之道其可忽乎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是也舞干羽者尚書大禹謨曰舜以禹之
功命之嗣位時有苗之民數千王誅命禹
但征之於是會諸侯之師誓眾而往奉辭

保罪三旬苗民逆命益謂禹曰惟德動天
無遠不届至誠感神况於有苗乎禹班師
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
苗格有苗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列去
京師二千五百里征之不服不征自來言
景一
以文德道化撫之也干楯也羽翳也舞者
所執之物既還師振旅不用干戈乃修文
德以文舞舞於賓主兩階之間以抑武事
而苗人來格格至也禮曰舞者所以飾喜
也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

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羽籥干
戚舞之器也屈伸俯仰舞之容也綴兆舒
疾舞之列也故天子八佾八人為列六十
四人也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佾列
也二人為列矣執大象者第三十五章之
詞也太階者三台六星為太階六符起文
昌抵太微以主三公君臣和法令平則其
星光明行列相類星或明或暗或狹或闊
或變色或亡失不見皆為災凶若三星亡
失革命易姓六階勻明天下太平也今若

大臣以兵謀輔主不能以文德懷人侵伐
圖功加兵於彼彼必還報則勝敗之勢未
可知也或自焚焉負敗也抗以手抗拒也
瀆亂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景一

三

注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荆
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
後必有凶荒之年矣

䟽師軍師也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
則人勞於役行齋居送則妨工害農農事

不修故生荆棘大軍之後積費既多和氣致祥兵氣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生故必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

義曰人臣以兵輔主主則習用其兵主貪不急之功臣冒無厭之賞或憑凌下國侵伐隣封危器一施生民受弊行者有齎糧之苦居者有轉饋之勞男廢耕農女妨蚕績所以云懸軍十萬日費千金杼軸其空輓輸莫息田生荆棘人遂飢荒設無水旱之侵已有耕耘之闕夫和氣結則祥瑞降

兵氣盛則災害生疾疫流亡由斯而作窮
兵之弊可勝言哉惟君惟臣所宜深戒也
修身之士以嗜欲交侵猶國有兵戈也真
氣耗散猶生民疲弊也所以嗜好不節則
神氣散亡神氣散亡則疾疹交構氣亡疾
作何福善之可冀乎何延益之可希乎於
國於身俱可深戒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疏春秋傳曰殺敵爲果今明殺敵者令不
相侵止其爲暴是知殺敵爲果即止敵也

老君云事不得已而欲用兵用兵之善但
求止敵令不為寇必不以衆暴寡凌人取
強取強則事好却還是以戒令不敢故云
不敢以取強

義曰王者化人貴乎道德道德未洽恩信

景一

四

未孚或有外敵來侵不得已而方應應變
制敵豈在殺人能取勝於伐謀自可期於
止殺故於文曰止戈為武但止其敵不在
殺人可謂止戈矣其若封尸流血白刃相
交或勝之於前或敗之於後好却還報非

曰能軍不敢取強是合天道矣殺敵為果者春秋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楚之命伐宋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司空樂莒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大夫狂狡逆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言易而反之必

為戮矣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

注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安人和衆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不敢爲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憍盈憍則敗亡故以爲深戒也

景一

五

疏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雖能止敵慎勿矜誇矜誇則傷於取功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伐取其功是則自爲憍泰憍泰則樂殺故敗不

旋踵此爲炯戒可不慎乎

義曰矜誇大也伐自稱已善也僇慢也安
人和衆者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三
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將舍之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楚子曰其君
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
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
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趙括趙嬰齊
爲大夫士會上軍却克佐之鞏朔韓穿爲
大夫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荀首趙同爲
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及楚平林父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
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軍觀豐而動德
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狂楚
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
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

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疲勞君無

怨讟政有經矣荆尸

陣法也

而舉商農工賈

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
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虜前
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
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
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
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
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

景一

六

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先穀曰不可晉之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
敵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
師以出聞敵而退非失也命為軍帥而卒

以非失唯群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
荀首曰此帥殆哉易有之師出以律否臧
凶順成爲臧逆爲否有帥而不從臨孰甚
焉果遇必敗先穀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
咎韓厥林父帥軍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
聞晉師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叔
敖不可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令
尹南轅返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
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
命其二帥者專行不獲衆誰適從此行也

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
告令尹改轍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
敖鄩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
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

景一

必敗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無日戒懼
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

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
而激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
兵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
駕四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
當其次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師叔楚之
出也入盟于鄭子良鄭之良也在楚楚鄭
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
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帥師以來唯
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智焉莊子曰趙
括趙同咎之徒也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

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
閔凶不能文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
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會對曰昔平王
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
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
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爲諂使趙括
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
國之跡於鄭曰無避敵群臣無所逃命楚
子又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
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魏錡使

於楚請戰而還趙旃請入楚召盟二子皆
欲晉敗却克曰二憾往矣不備必敗先穀
曰鄭人勸戰不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
人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會曰備之善若
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楚若無
惡除備而盟先穀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
師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具舟
于河潘黨逐魏錡楚子乘左廣逐趙旃晉
師使鈍車逆二子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
遂出陣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

車馳卒奔疾進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爲鼓
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
中之指可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
將右拒逐下軍潘黨唐侯從上軍郟克欲
待之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必盡不
如收而去之殿其卒而退不敗及昏楚師
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
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
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
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
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
安人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景一

九

令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
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
得定功所違民故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
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
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

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以告成事而
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
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
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
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入楚將以分鄭而立
公子魚臣辛未鄭殺石制魚臣君子曰無
恬亂者謂是類也且夫伐謀而得勝彼敵
敢侵止殺濟危信爲善矣若矜伐其善自
衒其功身享功名心必僞秦僞秦則凌物

凌物則怨生禍敗可期功名難保韓信見擒於雲夢白起齒劍於杜郵矜伐生憍因憍致禍不可不戒也

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強

注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

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

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凌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故云果而不得已已止也

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強故云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注物之用壯猶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

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為

蹠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

強猶物之用壯物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

景一

十

兵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事者是謂

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為須

早止不為故云不道早已已止也

義曰兵之恃強必致死敗符堅壽春之役

李密洛口之師王尋昆陽之兵煬帝征遼

之衆皆號百萬信爲多焉而非道恃強敗
不旋踵兵強故也亦如物壯則老用壯必
傷矣昔秦吞七國一統九州力盛兵強天
下莫敵土崩瓦解曾不踰時扶蘇死於長
城子嬰降於軹道鷹揚鷲視夫何足云聖
人以為非道之基不如早止理身則嗜欲
復性亦猶兵焉若制欲稍情澡神滌慮止
其妄想守彼虛玄自無物壯之譏可謂全
和之要師亦有老春秋曰師曲爲老謂出
師無名不以其理理屈於敵亦爲老焉故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五



